

採訪二十五年

于衡

聊天

今年政府局部改組以後，我到一位已退休的政府高級官員家中聊天，他責備我在新聞界的地位已經很高，不必再從事採訪工作，因為那是屬於年輕的「記者」的事。他的話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善意，不過我自己總認為：我從事採訪工作，正好像是大學中一個學院的院長，仍應該教幾個鐘點的書一樣。同時遇到一些好新聞時，要把它寫出來，總覺得有些可惜。這就是我直到今天，仍然未完全脫離外勤記者生活的原因之一。

票戲

我從學校畢業後的第一個職業是國立長春大學的講師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作了「票友」式的新聞記者，沒想到「一票」竟票了廿五年。現在，新聞記者已成了我的本行，教書則變成副業。但回憶起來，一切都恍似昨日。

趙滋藩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：每一個人，都有三種年齡，那就是心理的年齡，生理的年齡和實際年齡。我今年已經四十九歲，但

在心理上却祇有三十歲，生理上自己判斷大約也是四十歲左右。常聽到朋友們在談論退休金的事，但我却從未想到退休。正因為我不知老之將至，所以看到二十多歲的大學生，在我的眼中，也僅是十四五歲的孩子。我之心理上特別年輕，也許就是因為我是一個不用「心機」的人。當然這和我沒有遇到較多逆境，也有關聯。

夢想

新聞記者是一種：「享福無分，却可以惹禍上身」的職業，但這職業做得久了，却似喝一杯醇酒，其味無窮。這種心情，我無以名之，稱之為苦趣。

屠格涅夫曾經寫過：當一個人所剩下的東西，僅有回憶，而且把回憶認為是件最快樂的事時，便證明他已經老了。我雖然沒有老或者老之將至的感覺，但顯然的屬於我自己的夢和夢想，却愈來愈少，回憶過去的事，却愈來愈多。

記得去年春天，夢到故鄉南山的桃花林，在一片花海之中，和童年的伙伴，騎在牛背上……醒來後竟不知不覺的流出眼淚，而且濕透

了枕上的毛巾，但心情却十分舒適。我知道，那是一個懷鄉病患者，最能發洩感情的一個時刻。我甚至希望時常做些這樣的夢。

廉潔

我是一個學法律的人，但却偏愛哲學。我本該好好教書，但却又做了新聞記者。而且一做就是二十五年。但我並沒有後悔。

在過去這二十五年中，最使我難忘的幾件事是採訪胡適之先生和蔣廷黻先生的新聞。和他們談話，真是如坐春風。因為他們都出自內心的尊重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。現在他們都過世了，在下一代的學者中，却再找不出這一類型的人。

在政府官員中，我也看見余井塘先生家的客廳中，老鼠跑來跑去，藤椅歪歪扭扭，谷正綱先生家的孩子，到現在還在睡上下舖床。田炯錦先生家居時，穿了打補釘的襯衣。在執政黨中像胡建中先生的學識淵博，見解超人……當然我也看到了許多政治上的丑角，抹上白鼻子，奔走鑽營的人。其中包括許多暴發戶和得意忘形的人。在大公館中採訪，也曾碰到幾

小丑

但最使我齒的並不是抹了白鼻子的小丑和得意忘形的暴發戶，而是既要偷漢子又要豎立貞節牌坊的人。

廿五年來我真看得不少，從政治舞臺的幕前，看到幕後，從大陸撤守時，某些人們的逃往海外，以後再回來做太平官。一切都都恍似昨日，但却又似年代久遠。

我總覺得做一名新聞記者，應鼓勵一些在政治上，心地純潔，服務忠誠，廉潔而具有理想，並講求原則的人。對於那些奔走鑽營，專門研究長官心理的丑角們，少讓他們在報上出現，也便是我對國家的一點貢獻。

後記

「中外」雜誌，八卷三期，適逢記者節，王成聖先生，囑寫點採訪上的雜感，這題目既寬且廣，但下筆時卻又感到碍手碍腳，章法大亂，好在它是雜感！也就由它去了。（五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於木柵）